**疫情三部曲（番外）———蚊城记**

**摘要：今年城里忽然多了个新名词，叫“基孔肯雅热”。只是城里有一种热，不是热度，是热心——热心铺出来的路，直通封控的旧仓库。仓库很大，里面堆着“三年所学”：如何防蚊？。**

作者：张致君

编辑：何清风

“堵水以防蚊，正如捂耳以止鸣；于是耳朵静了，蚊却在心里飞。”

今年城里忽然多了个新名词，叫“基孔肯雅热”。名字绕口，像一条打结的绳。绳子一打结，许多脑袋便舒坦了：有了名词，就有对策；有了对策，就有公文；有了公文，就有成绩。成绩要上墙，上墙之前，先把城里的下水道一律装上纱网。纱网雪白，像给井口盖上了被子——盖得很孝顺。

纱网的用处，公文说得极详：可阻蚊、可断链、可护民。只是雨来了，雨不识字，冲到纱网上，犹豫了一下，便站成一汪汪积水。积水里蚊子生得更勤，像遇到了公费的产房。于是有人建议再加一层更密的网，以杜后患。网越密，水越闷；水越闷，蚊越壮。壮到黄昏时分，黑云一抖，城便响成一锅。

我在街角看见几个小吏捧着卷尺，蹲在井边丈量“网孔标准”。他们一丝不苟，像在选拔孔雀的羽。丈量完了，便抬头望天：今日任务饱满。饱满是个好词，像刚煮开的馒头；只是馒头若闷在笼里，久之也会落水。落水的馒头不易咽，但仍可统计为“发放完毕”。

对策不止一条。为了“源头斩断”，城里又想到了菜园。说菜园滋水，水滋虫，虫滋病。于是派人去封，水泥推成白浪，一浪浪扑到青菜上。青菜来不及喊，便直挺挺站成了纪念碑。纪念碑的题名叫“环境整治”。整治之后，蚊子仍在；只是菜不在了。没有菜，便少了积水；少了菜，也少了人心——人心向来怕见水泥。

有个老夫妇守了一角方寸的土，种的是葱与蒜。蒜不怕味重，葱不怕天冷。小吏来时，他们把锄头立在脚边，问：“这也封？”小吏笑，笑得像公事包的扣：“封一点，放心。”于是水泥从葱蒜根部缓缓爬上来，像一层殷勤的霜。老头沉默，老太太问：“那蚊子呢？”小吏更笑：“我们还要全民抽血呢！”老太太一怔，像被门把磕了额头。

抽血是更科学的法子。科学这两字一出，人人肃然。队伍像旧年核酸时那样排起来，袖子挽上去，血管一根一根报到。管子收满了，放在银亮的托盘里，像一排不容争辩的红逗号。逗号多了，句子就长；句子一长，意义便由上面解释。解释里自然免不了几个好听的词：监测、预警、筛查、呵护。呵护是好词，尤其对流动的血说起，显得极为体贴——仿佛血是国家的，共有的，暂住在你体内，随叫随到。

抽完血的手臂上贴一张小方片，像兵营里的号牌。有人问：“我并不病，为何抽？”答曰：“大局需要。”大局是个无形的胃，饿的时候，会把零碎的日子一并吞下。吞下之后，过几日又说饿；于是再抽。抽血的好处，在于看得见：袋里鲜红，统计报表也鲜红。至于井里积水、天上蚊云、菜地水泥，那些颜色不太入账。

我在报上见到一则图解，标题写：“从源头到末端，织密防蚊网。”图上箭头四方八面，像四个队长同时指挥操练。操练需要队列，队列需要口号，口号需要响亮。于是街道有了喇叭，喇叭里有了“请立即处理自家积水容器”的慈声；又有“如发现阳性滋生地，立即报告”的威声。慈威交替，像老旧钟楼撞了晴天。钟楼从不去井边看一眼，它只负责数点。

人间也有“看一眼”的人。他们蹲在井边，翻起纱网的角，想让水顺一顺。水顺了一小会，蚊也跟着顺。顺到一个拐角，又被另一层网截回。便像旧年防疫时，门洞贴着黄条，黄条贴得比风还疾：此巷通而不通，此路开而不开。老母去买药，绕了三道封条，回家药晾成了纪念品。那会儿城里学过一门绝技，叫“静默”。静默时，蚊子也静默；等一声令下，蚊子复活，人还要排队学习复活。

如今这门学问又翻出来。小吏戴着红袖标，会看网，会找水，会训话，也会合影。合影时，他们竖起大拇指，背景是刚封完的菜地。菜地不言，泥里渗出一点汁，像一张擦得太勤的脸。旁边贴了一张告示：“此处整改到位。感谢配合。”配合这词再度回归。它像一把万能扳手，套在谁身上都刚好。只是常被套的那批人，肩膀渐渐低了半寸。低半寸，才合群。

蚊子的学问，不在诗里，在水里。下水不畅，蚊便畅。纱网盖住了洞，没盖住逻辑。逻辑是个怪物，最恨“为你好”的好心。好心若走到极端，便成了一种熟悉的姿势：先堵，再看；先封，再讲；先采，再说。说来都为众生，做去却沿着表格。表格像方格纸，落在城上，把生人都画成了工整的字。字里有笔画，笔画里有小小的倒刺，扎在谁身上，谁就负责“理解”。

红卫兵式的小傻也不难见：冲锋，喊口号，抬着喷雾机，一路驱赶人影和良心。良心跑不过制度，回头一看，自己已戴上红袖标——原来良心也能被征用。征用之后，良心学会了审核：谁家的桶没倒，谁家的窗没关，谁家的狗碗积了水，谁家小孩笑得太响。笑得太响，容易招蚊；于是笑也得抽查。抽查久了，人便学会了“安静生活”，像旧年的“安静小区”：出门凭证，进门扫码，咳嗽报备，呼吸限频。

我在心里替这些词排了一个家谱：封控生封条，封条生关卡，关卡生告示，告示生口号，口号生合影，合影生总结，总结再生封控。至于蚊？蚊是旁系，见缝插针，逢雨成灾。灾与封控互相倚仗，彼此成全，像两条握在一起的手：一条冷，一条热，最终都伸向了你的手臂——抽血那一刻，针头入皮，谁也不问你愿不愿意，谁也不问井底的水愿不愿意。

有人说：这不过是一阵子；过阵子雨停，蚊散，网烂，泥干，一切复旧。复旧这词很安慰，像给病人说“明日就退烧”。只是城里有一种热，不是热度，是热心——热心铺出来的路，直通封控的旧仓库。仓库很大，里面堆着“三年所学”：封、卡、扫、查、报、贴、剪、封。每个字都练得极熟，像随时要上阵。上阵从来不缺号角，缺的是回头。回头一望，井盖下的水黑而静，静得像一个不肯再被打扰的夜；再望，水面之上，纱网正轻轻抖动，像一张没合上的嘴。

忽想起一位老友，旧年给我说：瘟疫教会人两件事，一是如何不去看，二是如何只看表面。表面是干净的证件，合格的栏杆，标准的网孔，热心的合影。至于井里翻腾的那点浑，最好不谈。谈多了，会被蚊叮：你传播负能量。负能量这四字像蚊香，绕你三匝，叫你昏睡。昏睡的人不会去翻网角，不会去拔水泥；昏睡的人最体面，适合合影。

雨点打在纱窗上，像数不清的小问号。我想去路口看看积水，撑伞下楼。楼下的井口戴着新网，网目细得像强迫症；旁边的菜畦是一整块新水泥，水泥上画了一个笑脸，似乎在安慰谁。我忽然起了一个坏心思，伸手把网角掀起一指；水在下面挪了挪腰，喘了一口气。那一口气里，似乎有去年冬天压下的叹息。我又把网放回原处，像把刀悄悄插回鞘。插得轻，才不会惊动什么“整治小组”。

回到屋里，我把这篇文字放在桌上，像一块没凝固的水泥。它若干了，会裂；裂纹里要长草。草长出来，蚊也会来。到那时，或许又有人提议：再加一层更密的网。网格如棋，棋子的去路便少了一半。至于城，照样会出通告、排队、抽血、合影；照样会把“为你好”印成红字，贴在每一道我们必须经过的墙上。墙越来越白，心越来越黑，蚊越来越肥，水越来越闷。只有雨，还是那样落下——落在网的正中，发出轻轻的一声：噗。

倘有人问：如何防蚊？

我答：先让水走路，再教网做人；若还不成，先学会把门从里头打开，而不是从外头封死。至于抽血，且把针拔慢一点，慢到能听见那一小点良心“咔嗒”入位的声。